

金匱要畧五十家註

魏家修
孫氏

金匱要畧五十家註卷九

海門吳隱亭考纂編纂

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證治第九

問曰熱在上焦者因熱為肺痿肺癰之病從何得之師曰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利數或從便難又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曰寸口脈數其人欬口中反有濁唾涎沫者何師曰為肺痿之病若口中辟辟燥欬即胸中隱隱痛脈反滑數此為肺癰欬吐膿血脈數虛者為肺痿數實者為肺癰

喻嘉言曰兩手寸口之脈原為手太陰肺脈此寸口脈數云滑數云數虛數實皆指左右三部統言非如氣口獨主右關之上也其人欬口中反有濁唾涎沫頃之遍地者為肺痿言欬而口中不乾燥也若欬而口中燥辟則是肺已結癰火熱之毒出現於口欬聲上下觸動其癰胸中即隱隱而痛其脈必見滑數有力正邪氣方盛之徵也數虛數實之脈以之分別肺痿肺癰是則肺痿當補肺癰當瀉隱然言表

徐忠可曰此言肺痿肺癰一出於熱但肺痿者氣痿而不振乃無形之氣病其成以漸與肺癰之邪入血分致有形血脈壅而不通其源由風者不同也故謂胸中為肺之府熱在上焦則肺為熱燥而欬所謂因熱而欬因欬而為肺痿也然亦有

久熱而不為肺痿者。則知痿非無因。故曰或從汗出。是津脫也。或從嘔吐。是液傷也。或從消渴。是心火耗其陰也。或腸枯便秘。強利求快。是脾津因下而亡也。總屬燥熱亡陰邊事。乃胃中津液不輸於肺。肺失所養。而肺乃痿矣。惟其因熱。所以寸口脈數。寸口雖當以右寸為主。然兩手脈皆屬肺。則數當不止於右手而已。數脈為熱。熱宜口乾。乃欬則濁唾涎沫。似乎相反。不知肺唯無病。故能輸精於皮毛。毛脈合精。行氣於腠。痿則痺而不用。飲食之水氣上輸者。不能收攝。而運化則為濁沫而出諸口矣。故曰此為肺痿之病。因熱而失其清肅不用也。若口中辟辟燥。是內有實邪也。欬則隱痛。是肺有所傷也。更脈滑。是邪實不虛也。其為肺癰無疑。甚則熱吐膿血矣。唯其皆屬於熱。故脈皆數。但虛實不同。故曰虛為肺痿。實為肺癰。沈明宗曰。此肺痿肺癰之辨也。心居上。腎水不足。心火刑金。為熱在上焦。肺陰日消。氣逆則欬。故致肺痿。然本經明其治病之因。或從病後陰虛。過汗傷液。嘔吐傷津。消渴血虛。津竭。或利小便數。而傷陰。或大便難反。被快藥下利。而重亡津液。以致肺金枯燥。虛熱薰蒸。故寸口脈數。其人欬嗽氣弱。不振津液不節。化為濁唾涎沫。而成肺痿。若口中辟辟燥。欬即胸中隱隱痛者。乃風寒侵入肺中。凝滯營血為癰。故脈滑數。而欬唾膿血。因無形虛熱致痿。故脈數虛。因有形氣血凝滯成癰。故脈數實。此明肺癰為實。肺痿屬虛也。

魏念庭曰。肺痿肺癰者。熱在上焦之病也。熱有虛實。虛熱無形。相火之屬也。實熱有物。君火之類也。相火上升。邪害空竅。其咳嗽上氣。為虛勞吐血。骨蒸發熱。消渴盜汗等證。君火上炎。邪黃肺臟。其咳嗽上氣。為肺痿肺癰二證。然相火上升。由於腎水竭。心火上炎。由於胃津亡。皆陰不足而陽有餘之證。而虛實因是亦分矣。汗出。胃津自外泄也。嘔吐。胃津自上越也。消渴而小便頻數。胃津已耗故渴。而又自小便頻數也。大便難。又被快藥下利。胃津已乾故便難。而反下之。又自大便竭也。凡此皆胃津之所以亡。而上焦之所以熱。肺之所以痿也。診之寸口脈數。寸口上以候上也。數熱在上焦也。其人咳嗽。熱上則氣上。氣上衝肺。逆而咳作也。口中反有濁唾涎沫。熱上而熏肺。則口乾唾黏。肺氣不清。則涎濁。且氣必臭。言反者。就却無痰涎吐出。而唾反濁黏。知肺中津乾火熾。不久焦枯之兆也。故曰此肺痿之病也。痿者失其金氣之方剛。將從於柔曲之火化。而肺葉定乾枯焦痿矣。若口中辟辟燥。欬則並無濁唾涎沫也。蓋肺癰之痰涎膿血。俱在肺藏內蘊蓄結聚。故口中反乾燥。而但辟辟作空響燥欬而已。即胸中隱隱痛。肺中實而有物。不同於肺痿之金藏空虛也。脈反滑數。數為熱而滑即大也。即肺中結聚之痰血也。得此脈證。知非肺痿而乃肺癰也。肺癰必欬唾膿血。殆癰已成而難於救藥之徵也。仲景尤恐癰為肺實。無以辨之。仍為明其診法以辨之。曰有脈數者。熱在上焦也。數而虛為數。

而不滑者言也。此肺痿也。數而實為數而滑大者言也。此肺癰也。肺受火炁一虛一實之分。關不容主治者虛而誤下之實而誤吐之也。下之益亡其津。吐之益盡其氣也。且不容以治痿者治癰。以治癰者治痿也。以治痿治癰則滋陰養肺。通以長其膿血。以治癰治痿而滌濁除邪。適以亡其津液。此乃不可不辨之甚。詳而更不可不理之貴預者矣。

黃坤載曰。熱在上焦者。因欬嗽而為肺痿之病。由於津亡而金燥也。溯其由來。或從汗出而津亡於表。或從嘔吐而津亡於裏。或從消渴便數而津亡於前。或從胃燥便難。津液原虧。又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而津亡於後。故得之也。十脈原氣。或而口中反有濁唾涎沫者。此為肺痿。若口中辟辟然乾燥。或即胸中隱隱作痛。脈又滑數。此為肺癰。脈數而虛者為肺痿。脈數而實者為肺癰。肺痿因於燥熱。故脈數而無膿。肺癰因於濕熱。故脈實而有膿也。蓋痿者痿痺而不振也。人之所以精神爽健者。肺氣清也。肺熱而金燥則氣耗而體倦。是以痿痺而廢弛也。素問痿論。肺主身之皮毛。肺熱葉焦則皮毛虛弱急薄者。則生痿痺也。肺者藏之長也。心之蓋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發肺鳴。鳴則肺熱葉焦。故曰五藏因肺熱葉焦發為肺痿。此之謂也。五藏各有痿。而五藏之痿。則以肺為根。緣肺主氣而化生津液。所以浸灌五藏。五藏之氣皆受於肺。氣耗而津枯。五藏失滋。是以痿也。五藏之痿。

因於肺熱而肺熱之由則又原於陽明之燥故治痿獨取陽明陽明雖化氣於燥金而燥金實受氣於陽明以金生於上故也

問曰病欬逆脈之何以知此為肺癰當有膿血吐之則死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為風數則為熱微則汗出數則惡寒風中於衛呼氣不入熱過於營吸而不出風傷皮毛熱傷血脈風舍於肺其人則欬口乾喘滿咽燥不渴多唾濁沫時時振寒熱之所過血為之凝滯蓄結癰膿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膿成則死

是三陽字始與文氣相屬當改之

吳鞠曰脈微之三字當

喻嘉言曰肺癰之脈既云滑數此復云微數者非脈之有不同也滑數者已成之脈微數者初起之因也初起以左右三部脈微知其衛中於風而自汗左右三部脈數知為營吸其熱而裏實然風初入衛尚隨呼氣而出不能深入所傷者不過在於皮毛皮毛者肺之合也風由所合以漸舍肺俞而欬唾振寒茲時從外入者從外出之易易也若夫熱過於營即隨吸氣深入不出而傷其血脈矣衛中之風得營中之熱留戀固結於肺葉之間乃致血為凝滯以漸結為癰膿是則有形之敗濁必從瀉肺之法而下驅之若得其毒隨驅下移入胃入腹入腸再一驅即盡去不留矣安在始萌不救聽其膿成而致肺葉腐敗耶

魏念庭曰此言肺癰又有脈數而不滑大却微而數者是又肺癰之一診也微則

氣本虛邪易襲而氣易鬱故微則汗出數則熱內盛腠易開而風易入故數則惡寒也風中於衛則陽鬱於表而肺氣壅盛呼氣而津液之隨氣上升者不能輸注於肺久而不治而熱過於營矣營熱則凡一身之血無不熱而熱必上炎肺又先受其薰灼矣人身之吸氣為陰一身之氣隨吸而下降今肺中既有風邪閉鬱其表又邪熱薰灼其裏雖吸而肺中之邪不隨下降之氣而泄矣然則不入者津液不入也不出者風熱不出也於是風在表傷皮毛熱在裏傷血脈風本在表而肺為皮毛之主又為皮毛之合風邪內舍於肺則陽邪上逆其人必欬而喘滿陽邪耗津必口乾咽燥陽邪在表故時時振寒至於不渴而多唾濁沫者則陽邪鬱閉而痰血搏聚之機也熱已在裏而肺為太陰之司又處諸陰之極熱邪上迫於肺則陰藏內擾血為之凝滯熱邪留停則蓄結為癰熱邪久灼則癰化為膿至於吐如米粥者則熱邪腐肉而肺葉糜爛之徵也此證在初萌之時務清其熱邪下其結聚猶可保全如膿已大成肺已腐爛尚有何術可另為換置一藏乎此所以次之以死也

尤在涇曰此原肺癰之由為風熱蓄結不解也凡言風脈多浮或緩此云微者風入營而增熱故脈不浮而反微且與數俱見也微則汗出者氣傷於熱也數則惡寒者陰反在外也呼氣不入者氣得風而浮利出而難入也吸而不出者血得熱

而肺氣亦為之不伸也。肺熱而壅。故口乾而喘滿。熱在血中。故咽燥而不渴。且肺被熱迫。而反從熱化為多唾。沫沫熱盛於裏。而外反無氣。為時時振寒。由是熱蓄不解。血凝不通。而癰膿成矣。吐如米粥。未必便是死證。至浸淫不已。肺葉腐敗。則不可治矣。故曰始萌可救。膿成則死。

上言面浮腫肩息。其脈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

喻嘉言曰。上氣之促。至於面目浮腫肩息者。是其肺氣壅遏上而不下。加以其脈浮大。氣方外出。無法可令內還而下趨。故云不治。加利則上下交爭。更何以堪之。故曰尤甚。

徐忠可曰。此言肺癰之證。元氣憊者為難治也。謂肺癰由風。則風性上行。必先上氣。若兼面浮腫肩息。氣升不降也。又脈浮大。元氣不能復斂。則補既不可。汗又不。況內外皆逆。氣非風之比。可盡汗泄乎。故云不治。加利則陽從上脫。陰從下脫。故曰尤甚。

周禹載曰。肺為氣之總司。主呼吸者也。今云上氣面浮腫。至於肩息。是其肺氣壅遏。而肩為動搖矣。蓋肺之所畏者火也。設中焦邪實。阻其升降。而炎上之性有加。無已。則所呼之氣邪有以助之。而所吸之氣不復下達。遂使出入肩息矣。加以脈浮大。火勢方張。本體既衰。而邪削更甚。又何法可令其內還而下趨乎。故不治也。

然猶有可圖者。庶幾中土尚培。生氣未絕耳。若加利則中土已竭為尤甚。

魏念庭曰。上氣而面浮腫。陽衰於中而氣散於上也。肩息者。氣元已虧。浮游之氣。吸呼於胸膈之上。所謂息實也。診之脈浮大俱為上盛下絕。陰陽離脫之兆。其不治也。固宜。加以下利。陰又下泄。陽必上越。其死尤速也。

唐容川曰。此是較論上氣而非肺癰者也。師意以為肺癰肺痿無不上氣。而亦有非肺癰肺痿獨見上氣之證者。總之上氣而浮腫肩息脈浮大者。不但肺不制。兼之腎氣脫為不治也。又加下利。脾腎皆脫為尤甚矣。此明上氣證又與癰痿之上氣有別也。

上氣喘而躁者。屬肺脹。欲作風水。發汗則愈。

喻嘉言曰。肺脹而發其汗者。即內經開鬼門之法。一汗而令風邪先泄於肌表。水無風戰。自順趨而從下出也。故曰發汗則愈。

魏念庭曰。上氣喘而躁者。此小感風邪。內積水氣也。外風鬱於表而氣不舒。故喘。內水衝於心而氣不下。故躁。肺亦因之脹滿。則胸膈可知。是風邪變熱。挾水淫上。逆之證也。法當發其汗以治表。風邪解散而表不鬱。則氣舒不喘矣。汗出溼邪必隨風邪俱解。而裏不衝矣。且氣順躁止而肺亦不脹矣。故曰發汗則愈。

尤在涇曰。上氣喘躁者。水性潤下。風性上行。水為風激。氣湊於肺。故曰欲作風水。

發汗令風去則水復其潤下之性矣故愈

黃坤載曰。欬嗽上氣喘而躁者。此為肺脹而氣阻也。氣為水母。此欲作風水。以風中皮毛。遏閉肺氣。不能調水道而輸膀胱也。發汗以泄其皮毛而消肺脹則愈矣。肺痿吐涎沫而不欬者。其人不渴。必遺溺。小便數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下故也。此為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乾薑湯以溫之。若服湯已渴者屬消渴。

喻嘉言曰。肺熱則膀胱之氣化亦熱。小便必赤濇而不能多。若肺痿之候。但吐涎沫而不欬。復不渴。反遺尿而小便數者。何其與本病相反耶。必其人上虛不能制下。以故小便無所收攝耳。此為肺中冷。陰氣上竊侮其陽氣。故必眩。陰寒之氣凝滯津液。故多涎唾。若始先不渴。服溫藥即轉渴者。明是消渴。飲一澁二之證。更當消息之矣。

尤在涇曰。此舉肺痿之屬虛冷者。以見病變之不同。蓋肺為嬌臟。熱則氣燥。故不用而痿。冷則氣濕。故亦不用而痿也。遺尿小便數者。肺金不用而氣化無權。斯膀胱無制而津液不藏也。頭眩多涎唾者。經云上虛則眩。又云上焦有寒。其口多涎也。甘草乾薑。甘辛合用。為溫肺復氣之劑。服後病不多去。而反加渴者。則屬消渴。金鑑曰。欬而不吐涎沫者。肺燥欬也。欬而吐涎沫者。肺熱欬也。若似肺痿之吐涎沫而不欬者。此為肺中有冷飲。非為肺中成熟痿也。肺中冷。其人必不渴。遺尿小

便數頭眩多涎唾。所以然者。以上焦陽虛。不能約制下焦陰水。下焦之水泛上而吐涎沫。用甘草乾薑湯以溫散肺之寒飲也。如服湯已。渴者屬消渴。謂始先不渴。服溫藥即轉渴者。不但非肺中熱。亦非肺中冷。乃胃中熱也。則不當以屬肺中冷。寒飲治之。當以屬胃中熱消渴治之也。

唐容川曰。此言肺痿之證。自當吐涎沫。然必見欬渴不遺尿。目不眩。乃為肺痿證也。若吐涎沫而不欬。又不渴。必遺濁。小便數。以肺陽虛不能制下。此為肺中冷。不當作肺痿治矣。必眩多涎唾。宜甘草乾薑湯以溫肺。若作痿證而用清潤。則反誤矣。或服湯渴者。又為飲一澀二之下消證。亦非肺痿也。層層繳轉。以辨其非肺痿。而仲師辨肺痿之真面盡見矣。

甘草乾薑湯方

甘草

兩四

乾薑

兩二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考槃按

肺中虛冷。而以甘草助脾氣。乾薑溫胃陽者。虛則補之義也。

效而上氣。喉中水雞聲。射干麻黃湯主之。

喻嘉言曰。上氣而作水雞聲。乃是痰礙其氣。氣觸其痰。風寒入肺之一驗耳。發表

下氣潤燥開痰四法。萃於一方。用以分解其邪。不使之合。此因證定藥之一法也。

魏念庭曰。欬而上氣。氣鬱而格逆也。喉中水雞聲。氣格逆則聲阻滯也。以射干為君。為散胸中逆氣。佐以麻黃薑辛。以散表鬱。紫冬五味。以收潤肺氣。半夏開鬱。大棗補中。一方而解表潤裏邪去而正氣行。結開而津液復矣。

尤在涇曰。欬而上氣。肺有邪則氣不降而反逆也。肺中寒飲上入喉間。為呼吸之氣所激。則作聲如水雞。射干紫冬降逆氣。麻黃薑辛發邪氣。半夏消飲氣。而以大棗安中。五味斂肺。恐却散之藥。并傷及其正氣也。

金鑑曰。欬逆上氣。謂欬則氣上冲。逆也。上條發明不欬而吐涎沫者。非為肺痿。是為肺冷也。此條發明欬而不吐涎沫者。亦非肺痿。亦為肺冷也。上條以不渴小便數多唾涎沫為肺中冷。故以乾薑佐甘草。是以溫中為主也。此條以氣上逆喉中有水雞聲。為肺經寒。故以生薑佐麻黃。是以散外為主也。病同冷飲。而有在外在內之別。方同辛溫。而有主溫主散之異也。水雞聲者。謂水與氣相觸之聲。在喉中連連不絕也。

射干麻黃湯方

射干

十三枚
兩氣味苦寒

麻黃

四兩

生薑

四兩

細辛

三兩

紫苑

三兩

款

冬花

三兩
兩氣味辛溫

五味子

半升

半夏

一大升

大棗

七枚

右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麻黃兩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程雲來曰。內經曰。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射干紫苑之苦。所以泄逆氣也。以辛瀉之。麻黃生薑細辛半夏款冬花之辛。所以瀉風邪也。以酸收之。以酸補之。五味子之酸。以補不足。虛則補其母。大棗之甘。所以補其母也。

欬逆上氣。時時唾濁。但坐不得眠。皂莢丸主之。

程雲來曰。濁唾壅塞於肺。則不得卧。故時時吐濁也。皂莢味辛鹹。辛能散。鹹能潤。宣壅導滯。利數消風。莫過於此。故欬逆上氣。時時唾濁。坐不得卧者。宜之。然藥性慄悍。故佐棗膏之甘。以緩其勢也。

徐忠可曰。此水雞聲乃欬。而上氣中之逆甚者也。至不得眠。非唯壅。且加閉矣。故以皂莢一味。開之。合棗膏安胃。以待既開之後。另酌保肺之藥也。

周禹載曰。欬逆上氣。是濁邪上干。清虛之位。反為濁陰所據。故雖時時吐而濁不為唾減也。皂莢性能驅濁。其刺又能攻堅。且得直達患處。用意神巧。誠不可思議者矣。

魏念庭曰。欬逆上氣。時時唾濁。但坐不得眠。則較重於喉中水雞聲。而肺癰之證將成矣。是上焦有熱。痰血包裹。結聚成患。不可不急為宣通。其結聚而後。可津液徐生。枯乾獲潤也。皂莢驅風理痺。正為其有除痰滌垢之能也。用丸俾徐徐潤化。自上而下。而上部方清。若用湯直瀉無餘。不能治上部之膠凝矣。

尤在涇曰。濁濁痰也。時時吐濁者。肺中之痰。隨上氣而時出也。然痰雖出而滿不減。則其本有固而不拔之勢。不迅而掃之不去也。皂莢味辛入肺。除痰之力最猛。飲以棗膏。安其正也。

皂莢丸方

皂莢

八兩剉去皮酥炙
氣味辛鹹溫

右一味末之。蜜丸梧子大。以棗膏和湯服三丸。日三夜一服。

喻嘉言曰。火熱之毒。結聚於肺。表之溫之。曾不少應。堅而不可攻者。用此丸豆大三粒。朝三服。暮一服。吞適得所。如棘鍼徧刺。四面環攻。如是多日。庶幾無堅不入。韋成湯洗之功。不可以藥之微賤而少之也。

張路玉曰。皂莢辛鹹。力專去風拔毒。通竅利關。破積攻堅之峻藥。酥炙蜜丸。潤其燥烈。服用棗膏和湯。通達脾津。然惟肥盛之人。肥痰支塞於竅絡者為宜。若元氣瘠薄之人。難勝搜剔者。未可輕試。

欬而脈浮者。厚朴麻黃湯主之。脈沉者。澤漆湯主之。

徐忠可曰。欬而脈浮。則表邪居多。但此非在經之表。乃邪在肺家氣分之表也。故於小青龍去桂芍草三味。而加厚朴以下氣石膏以清熱。小麥以輯心火而安胃。若欬而脈沉。則裏邪居多。但此非在腹之裏。乃邪在肺家營分之裏也。故以澤漆

下水為君。且邪在營。澤漆能破血也。紫苑能保肺。白前能開結。桂枝能行陽散邪。故以為佐。若餘藥即小柴胡去柴胡大棗。和解其膈氣而已。

尤在涇曰。此不詳見證。而但以脈之浮沉為辨。而異其治。按厚朴麻黃湯與小青龍加石膏湯大同。則散邪蠲飲之力居多。而厚朴辛溫亦能助表。小麥甘平則同五味斂安正氣者也。澤漆湯以澤漆為主。而以白前黃芩半夏佐之。則下氣之力較猛。雖生薑桂枝之辛。亦祇為下氣降逆之用而已。不能發表也。仲景之意。蓋以欬皆肺邪。而脈浮者氣多居表。故驅之使從外出為易。脈沉者氣多居裏。故驅之使從下出為易。亦因勢利導之法也。

黃坤載曰。欬而脈浮者。其病在上。是表邪外束。裏邪上逆。肺金鬱格而不降也。麻黃發表而散寒。石膏小麥清金而潤燥。朴杏半夏薑辛五味破壅而降逆也。欬而脈沉者。其病在下。是水邪上泛。相火壅阻。肺金傷尅而不歸也。人參甘草補中而培土。生薑半夏降逆而驅濁。紫參白前清金而破壅。桂枝黃芩疏木而泄火。澤漆決痰而泄水也。

唐容川曰。此節不詳見證。非畧之也。因此篇以肺痿肺癰為主。本節一欬字。蓋謂此與痿癰之欬無異。獨其脈與痿癰之脈不同。而見浮脈者。則為外寒。見沉脈者。則為內飲。主用麻黃澤漆湯。均不得誤作痿癰治法也。合痿癰之欬與痿癰之脈。

觀之實為精詳。讀仲景書者。何可死於句下。

厚朴麻黃湯方

厚朴

五兩

麻黃

四兩

杏仁

半升

半夏

半升

石膏

如雞子大一枚

乾薑

二兩

細辛

二兩

小麥

一升

五味子

半升

右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小麥熟去滓。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喻嘉言曰。欬而脈浮。則外邪居多。全以外散為主。用法即於小青龍湯中去桂枝。

芍藥甘草加厚朴石膏小麥。仍從肺病起見。以故桂枝之熱。芍藥之收。甘草之緩。

藥示不用。而加厚朴以下氣。石膏以清熱。小麥引入胃中。助其升發之氣。一舉而

表解脈和。於以置力於本病。然後破竹之勢可成耳。一經裁酌。直若使小青龍載

肺病騰空而去。神哉快哉。

李文曰。欬者。水寒射肺也。脈浮者。停水而又挾風以鼓之也。麻黃去風散肺逆。與

半夏薑辛五味石膏同用。為解表行水之劑也。然土能制水。而地道壅塞。則水亦

不行。故用厚朴疎敦阜之土。使脾氣健運。而水自下泄矣。杏仁下氣去逆。小麥入

心經能通大氣。以火能生土助脾。而共成決水之功也。

陳靈石曰。欬而脈浮者。內有飲而表有邪也。表邪激動。內飲飲氣上凌。則心肺之

陽為之蒙。故用厚朴麻黃湯宣上焦之陽。降逆上之飲。方中厚朴寬胸開胃。杏仁

通泄肺氣助麻黃解表出邪乾薑五味半夏細辛化痰滌飲小麥保護心君然表邪得辛溫而可散內飲非質重而難平故用石膏之質重者降天氣而行治節使水飲得就下之性而無上逆之患也尤妙先煮小麥補心養液領諸藥上行下出為攘外安內之良圖可知仲師之方真無微不至矣唐各川曰石膏反佐領熱藥相飲之人每有厚熱試用此清之使水與火不相敵也註為降天氣而行治節理似而實非也

澤漆湯方

澤漆

三升以東流水五斗煮取一斗五升○氣味苦微寒

紫參

五兩氣味苦寒○一本作紫苑

半夏

半升

白前

五兩氣味

附子

黃芩

兩三

人參

兩三

桂枝

兩三

甘草

兩三

生薑

五兩

右九味㕮咀納澤漆湯中煮取五升去滓溫服五合至夜盡

張路玉曰欬而脈沉邪在營分熱過於營吸而不出其血必結血結則痰氣必為外裹故用澤漆之破血為君加以生薑半夏之開痰紫苑白前之下氣黃芩之清熱桂枝之和營人參甘草匡助胃氣以行藥力俾壅一空元氣不損製方之妙若此得不以之為法耶

李文曰脈沉為水以澤漆為君者因其功專於消痰行水也水性陰寒桂枝行陽氣以導之然所以停水者以脾土衰不能制水肺氣逆不能通調水道故用人參紫參白前甘草補脾順肺同為制水利水之方也黃芩苦以泄之薑夏辛以散之